

# 未竟之業：宋少帝的權力基礎與內部矛盾

馮典章\*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通訊作者：馮典章

通訊地址：333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61 號

E-mail: andyfeng82@gmail.com

投稿日期：105 年 12 月

接受日期：106 年 3 月

## 摘要

宋少帝劉義符，是武帝劉裕長子，由於劉裕年過四十才得子，因此對於義符格外地疼愛，始終是劉裕積極栽培的繼任人選。面對將來可能的少主繼位，和昔日創業夥伴、士族勳貴環繞在旁的局面，劉裕用漸進的方式，安排義符接班。先是讓義符進入建康官場，獲得官銜和位望，並選定親黨核心成員出任其府內僚佐，肩負支持和保護的任務，逐步地讓義符建立自己的派系班底、擴充權力基礎，以期能順利邁向未來的帝王之業。

但局勢的發展，並未盡如人意，對於未滿弱冠繼承帝位、身肩北府下一世代政治人物的義符，要妥善掌握人情複雜、意識形態南轅北轍的統治集團，當非易事。少帝景平二年（西元 424 年），以徐羨之、傅亮、謝晦等顧命大臣主導發動的政變，就是處理不慎的結果。

以往學界多將景平政爭，歸咎於「少帝失德」，或是門第之間的衝突。事實上，少帝在追求集中皇權的過程裡，與顧命大臣們「欲握權自固」的想法牴觸，才是導致景平政爭的真正緣由。

**關鍵詞：**劉裕、劉義符、士族、北府、權力

# An Ambition Unaccomplished: A Study on the Political Power Base and Internal Contradictio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hao of the Liu Song Dynasty

*Tien-Chang Feng*\*

Adjunct Instruct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responding author: Yong-Qing He

Address: No. 261, Wenhua 1st Rd.,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333, Taiwan (R.O.C.)

E-mail: andyfeng82@gmail.com

Received: December, 2016

Accepted: March, 2017

## Abstract

Liu Yi-fu, Emperor Shao of the Liu Song Dynasty, was the first son of Liu Yu, Emperor Wu of the Liu Song Dynasty. Born to a father in his 40s, Yi-fu was an extraordinarily beloved child of Emperor Wu, who had been constantly and conscientiously developing Yi-fu as his successor. Surrounded by those who had helped him succeed in the past and those noble and powerful, Emperor Wu adopted a step-by-step strategy to fulfill his succession plan for Yi-fu. First, Yi-fu wa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access the political world in Jian-kang to gain his political status and reputation. Emperor Wu, in the meantime, has appointed key members of his trusted team to support and protect Yi-fu in his office, helping him to gradually expand his connec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and to smoothly take over the kingdom in future.

The situation, however, did not develop as expected. Taking over the throne before the age of 20, Yi-fu became the next-generation political leader of the Northern Garrison Troops. It was certainly uneasy for him to successfully manage the complicated people relationship and the political groups with opposing ideologies. In the second year of Jingping (424 AD) of Emperor Shao, a coup d'état took place, which was led by regent ministers Xu Xian-Zhi, Fu Liang and Xie Hui. This was no doubt resulted from his lack of prudence in dealing with these challenges.

This research will probe the political power base of Emperor Shao, covering issues such as: How did Liu Yu, step-by-step, transfer the power to Yi-fu at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the Liu Song Dynasty? How did Yi-fu, as a young successor and new emperor, consolidate his power and rule the people and country inherited from his father? With respect to the new force built up by Yi-fu, how did it find the new power to depend on after the Jingping coup d'état and to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balance of the Liu Song dynasty? Through the above approaches, it is hoped that one could further clarif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Liu Song Dynast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seemingly to be caused by the conflicts among clans, was in fact resulted from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among groups.

**Key words:** *Liu-Yu, Liu Yi-fu, clans, northern garrison troops, power*

## 壹、前言

劉宋政權的基礎，來自隨著劉裕西進建康的北府軍團、共同討桓的江東豪望，和僑姓士族為主的在京官僚，彼此意識形態與社會階層並不一致。在性質上，北府內的流民集團，或是地方上的寒門小姓、江東豪望，代表著是雄於鄉里的派系勢力，僑姓士族擔任著是主流的官僚體系；氣質上，流民集團、寒門小姓多是代表豪放不羈的勁勇之士，僑姓士族則是繼承漢魏以來的文化正宗、重於外飾文采，而江東豪望則各有不同的家學底蘊；地域關係上，寒門小姓、江東豪望、僑姓士族、流民集團，分別有著世代傳承的居住型態或跨地域的性質。複雜的地方派系、人際關係，卻僅有一個出身晉陵、自稱彭城劉氏，曾經擔任北府軍將劉牢之親信，憑藉軍功晉陞，靠著興復晉室、武力後盾擠入政治核心的劉裕，能夠有效地調和鼎鼐，維繫安定。這樣複雜多變的情勢，也就成了日後劉宋政局的最大隱憂。

少帝義符，為劉裕長子，在父親劉裕執政時，先後被冊立為豫章公世子，宋國世子、太子和皇太子，被寄予厚望，「屬當天位」。<sup>1</sup> 例如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劉裕北伐關洛時，就

「以（豫章公）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sup>2</sup> 這一姿態象徵著劉裕對義符的重視程度，也預視著劉裕的抉擇和將來權力接班的意味。劉宋永初三年（422）五月，武帝劉裕晏駕，義符以太子之姿繼承皇位，成為合法統治的延續，但他所面臨到的難題是，繼位時僅約十七歲，年紀、閱歷比起父親所託付的徐羨之、傅亮、檀道濟、謝晦等輔弼重臣，以及外朝一千文武將相都較為資淺，加之生母張氏疑似沒有強而有力的本家為後援，<sup>3</sup> 如何統御眾臣即是難題，近人呂思勉明言「少帝年少，（徐）羨之等不免專權」，<sup>4</sup> 當是中肯之語。在這種情況之下，時為北魏朝臣的崔浩，亦以「強臣爭權，變難必起」<sup>5</sup> 的觀點，清楚分析了武帝死後的劉宋政局，少帝無疑地陷入了力求皇權集中的困境。

景平二年（424），徐羨之、傅亮、謝晦等顧命大臣主導發動的政變，以「少帝失德」<sup>6</sup> 為名，終結了少帝政權。但政變背後的是否真如史載，肇因於「帝居處所為多過失」<sup>7</sup>？或是部分學界人士所提出的門第之爭？本文首先拼湊散見的瑣碎史料，檢視劉裕在面臨東晉南朝特殊的時代氛圍下，如何逐步地將權力轉移給義符，進而分析其親黨成員的背景與特色，

<sup>1</sup> 沈約（南朝·梁），「少帝本紀」，在宋書，新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4：65。

<sup>2</sup> 沈約，「少帝本紀」，在宋書，2：36。

<sup>3</sup> 參看：沈約，「后妃傳」，在宋書，41：1282。載：「張夫人諱闕，不知何郡縣人也」。

<sup>4</sup>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01。有別於呂思勉針對劉宋初年內鬪，起自權力之爭的說法，祝總斌提出身分認同、階級之爭的解釋，參看：祝總斌，「晉恭帝之死和劉裕的顧命大臣」，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 1986年，2期（1986年4月）：55-70；蔡學海，「寒門皇帝掌控皇權的機制——以劉宋為例」，興大歷史學報 16期（2005年6月）：97-146；王永平，「廬陵王劉義真之死與劉宋初期之政局——從一個側面透視晉宋之際士族與寒門的鬥爭」，江蘇社會科學 2009年，4期（2009年7月），209-16。

<sup>5</sup> 魏收（北朝·齊），「崔浩傳」，在魏書，新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35：814。

<sup>6</sup> 沈約，「廬陵孝獻王義真傳」，在宋書，61：1636。

<sup>7</sup> 沈約，「少帝本紀」，在宋書，4：65。

稍事考證少帝在政權結構中的人際關係，勾勒出少帝的權力基礎來源，並透過理性的解釋，以便理解永初、景平時代（420-424）的政治氛圍，揭示統治集團衝突的潛在因子。

## 貳、劉裕的權力轉移

劉裕將權力傳承給義符，是以漸進的方式進行。先是，在義熙六年（410）開太尉府，掌軍國政務，因權重勢大，成為東晉實際上的政權核心；<sup>8</sup> 次年（411），就立義符為豫章公世子，預備此後攝命治國之事，接著在義熙九年（413），義符正式起家為官，開征虜將軍府，雖然因為

年歲尚幼，僅為檯面上的人物，不見得需負擔實際征討之責，<sup>9</sup> 但義符得以進入中央政府，當上國家之臣，開始徵辟僚佐，建立派系班底，展示權力，<sup>10</sup> 快速通向成為政治菁英的道路。此後，義符陸續遷轉為西中郎將和兗州、豫州刺史，<sup>11</sup> 又於義熙十二年（416）時，重任征虜將軍。在義符兩次開征虜府的過程裡，劉裕特意選定許多文武職事官僚加入其府內，像是以門閥世家琅琊王氏的「後來秀令」<sup>12</sup>——王惠為府佐之首，擔任長史，充當征虜府的門面、領袖，檀道濟為司馬，委以守禦重責，兩人總縮軍政，維繫府主權勢，「當一方之重任」。<sup>13</sup> 其餘入征虜府任職者，以表列方式說明（參見表 1）。

表 1 義符征虜府中人物表

	姓名	郡望	事蹟	出處
僑姓 士族	王惠	琅邪臨沂	世子建府，以為征虜長史。	《宋書·王惠傳》
	謝述	陳郡陽夏	世子征虜參軍。	《宋書·謝述傳》
	荀伯子	潁川潁陰	為世子征虜功曹。	《宋書·荀伯子傳》
北府 人物	檀道濟	高平金鄉	豫章公世子為征虜將軍鎮京口，道濟為司馬、臨淮太守。	《宋書·檀道濟傳》
	劉榮祖	劉宋宗室	參世子征虜軍事。	《宋書·劉榮祖傳》
	蒯恩	蘭陵承	高祖世子為征虜將軍，恩以大府佐領中兵參軍。	《宋書·蒯恩傳》
寒門 小姓	劉湛	南陽涅陽	世子征虜西中郎主簿。	《宋書·劉湛傳》
	何承天	東海郟	義熙十一年（415），為世子征虜參軍。	《宋書·何承天傳》
江東 豪望	張邵	吳郡吳	世子始開征虜府，補（張）邵錄事參軍。	《宋書·張邵傳》
	沈田子	吳興武康	參世子征虜軍事，將軍、內史如故。	《宋書·自序》

<sup>8</sup> 參看：沈約，「武帝本紀（上）」，在宋書，1：21；陳長琦，兩晉南朝政治史稿（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56。

<sup>9</sup> 石井仁認為自三國以降，有四征將軍稱號者，雖不一定負責實際征伐，但在朝中的位階，有其政治上的意涵，有尊榮之意，參看：石井仁，「四征軍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古代文化 45 卷，10 期（1993 年 10 月）：1-13。

<sup>10</sup> 參看：沈約，「張邵傳」，在宋書，46：1394。閻步克指出開府置佐不見得有行政的需要，卻具擁有權勢的意義，參看：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467。

<sup>11</sup> 參看：沈約，「武帝本紀（中）」，在宋書，2：35。

<sup>12</sup> 沈約，「王惠傳」，在宋書，58：1589。

<sup>13</sup>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96。嚴氏另指出長史、司馬，除了時常代府主行府事，亦常領郡守之職，參看「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行政制度」，184-91。

表 1 羅列人物，可觀察到由劉裕選定入義符府內任職者，來源頗為紛雜，既有僑姓士族子弟，亦有江東豪望、寒門小姓與劉裕的嫡系勢力——北府人物，共同處理征虜府內大小事務。

到了義熙十二年（416），劉裕有北伐關洛之意，因此將「人多勁悍」、「其人本並習戰」<sup>14</sup>的東晉軍事核心，且是他初起之地的「北府」，在名義上託付給自己的長子，以義符為「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sup>15</sup>但由於義符開府時過於年幼的關係，劉裕為了維護兒子的安危、求得穩當，從一開始就刻意揀選北府軍將、佐命元勳之一的檀道濟「為（征虜）司馬、臨淮太守。又為世子西中郎司馬、梁國內史。復為世子征虜將軍司馬，加冠軍將軍」，<sup>16</sup>始終讓道濟常任義符左右，掌理軍務。道濟家居京口，為劉裕創業夥伴，素來以武勇聞名，是北府地區除劉裕家族之外，能對軍隊產生號召力、指標性的軍系人物。或許，劉裕是期望能以這樣的人事布局，能夠保障義符安全和穩定形勢之故。

由上所見義符列曹僚佐人選裡，大體以跟隨劉裕丹徒建義的從龍之士為主，輔以僑姓高門和晉室文職官僚，揉和了文武屬吏；同時，在這個群體之中，既有寒

門小姓，亦有高門士族，皆入府內參謀佐官，共事義符，幾乎統合了京師建康當時的主要勢力。從劉裕授與義符官銜、開府置佐，安排文士宿將成為義符屏藩，這裡所蘊含的意義，在在表露了政治上的權力操作。劉裕透過提供職務的管道，試圖在權力上、心理上，替義符開拓一個人事關係的空間、場域，表述了「權力／秩序」的基本原則與形貌，讓府主和僚屬締結關係，確定彼此之間的主從身分，並且「隸屬於長官之家」。<sup>17</sup>目的是為了增加軍政人物的歸屬感，凝聚認同，是劉裕傳承政治資源、建立義符位望的手段。

義熙十二年（416）八月，劉裕親自率軍北伐關洛，「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sup>18</sup>原任義符征虜府的僚佐，除了檀道濟、沈田子、劉榮祖等軍將隨同劉裕北征，<sup>19</sup>餘者多半隨著義符轉任中軍府，像是出身名家子弟，「悉心政事」、「才應詳練」<sup>20</sup>的王惠、張邵、謝述等人，仍舊繼續擔任長史、參軍、主簿等府內核心職官，<sup>21</sup>掌理行政庶務，維持運作力量。至於中軍府的武備，由於檀道濟等人被抽調至前線作戰，劉裕改委於北府軍團出身、原任義符征虜府參軍，以「膽力過人，誠心忠謹」<sup>22</sup>而深獲劉裕信賴的蒯恩，擔綱宿衛之責。借重其個人特

<sup>14</sup> 房玄齡（唐），「鄒超傳」，在《晉書》，新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67：1803；魏徵（唐），「地理志（下）」，在《隋書》，新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31：887。

<sup>15</sup> 沈約，「少帝本紀」，在《宋書》，4：63。

<sup>16</sup> 沈約，「檀道濟傳」，在《宋書》，43：1342。

<sup>17</sup> 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國家』的型態」，在《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喜瑪拉雅基金會，2003），217。

<sup>18</sup> 沈約，「武帝本紀（中）」，36。

<sup>19</sup> 參看：沈約，「武帝本紀（中）」，36；沈約，「劉榮祖傳」，在《宋書》，45：1376；沈約，「自序」，在《宋書》，100：2448。

<sup>20</sup> 沈約，「張邵傳」，在《宋書》，46：1394；沈約，「謝述傳」，在《宋書》，52：1496。

<sup>21</sup> 沈約，「王惠傳」，1589；「張邵傳」，1394；「謝述傳」，1496。

<sup>22</sup> 沈約，「蒯恩傳」，在《宋書》，49：1436。

質和影響力，負責「侍衛世子」，<sup>23</sup>確保義符個人安危和後方磐固不失。

義熙十三年（417）年末，「權重當時，朝野輻輳」<sup>24</sup>—劉裕倚為左臂右膀的親信劉穆之病故，劉裕便藉機整編「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徐）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sup>25</sup>劉穆之所遺留下的府內幹部，除劉裕將一部分人力資源，分配給北府出身、與之「深相親結」，<sup>26</sup>並有姻親關係的徐羨之承接外，<sup>27</sup>其餘全部交由義符繼承，趁此擴充其子的政治資本。不僅如此，在義符開中軍府

後，還辟引了許多政壇上年輕而新進的人物，如謝靈運、謝朓、顏延之、張敷、殷景仁、王球、江秉之、垣護之、臧質等人，跨越文武、僑吳、士庶的鴻溝，相繼地進入中軍府內任職（參見表 2）。

大致上來說，原任征虜府內人物者，除檀道濟、劉榮祖、沈田子等人，隨劉裕北伐脫離征虜府，劉湛因父喪去職、荀伯子改任國子博士之外，<sup>28</sup>因義符轉任中軍將軍，而隨之遷轉至中軍府內任職，繼續輔佐義符，處理府內大小事務。至於新進的中軍府僚佐，不乏後進之秀、少有盛

表 2 義符中軍府人物表

	姓名	郡望	事蹟	出處
原征虜府內人物	王惠	琅邪臨沂	世子建府，以為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	《宋書·王惠傳》
	蒯恩	蘭陵承	恩以大府佐領中兵參軍，隨府轉中兵參軍。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	《宋書·蒯恩傳》
	張邵	吳郡吳縣	轉號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臣體。	《宋書·張邵傳》
	謝述	陳郡陽夏	世子中軍主簿。	《宋書·謝述傳》
	何承天	東海郟	轉西中郎中軍參軍。	《宋書·何承天傳》
新進中	張敷	吳郡吳縣	吳興太守邵子也。……為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	《宋書·張敷傳》
	謝靈運	陳郡陽夏	高祖伐長安，……為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	《宋書·謝靈運傳》
軍府內人物	謝朓		初為州主簿，中軍行參軍。	《宋書·謝朓傳》
	顏延之		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	《宋書·顏延之傳》
	王球	琅邪臨沂	豫章公世子中軍功曹。	《宋書·王球傳》
	殷景仁	陳郡長平	世子中軍參軍，轉主簿。	《宋書·殷景仁傳》
	江秉之	濟陽考城	為世子中軍參軍。	《宋書·良吏傳》
	垣護之	略陽桓道	為世子中軍府長史，兼行參軍。	《宋書·垣護之傳》
	臧質	東莞莒	年未二十，高祖以為世子中軍行參軍。	《宋書·臧質傳》

<sup>23</sup> 同上註，1437。

<sup>24</sup> 沈約，「謝方明傳」，在宋書，53：1523。

<sup>25</sup> 沈約，「劉穆之傳」，在宋書，42：1306。

<sup>26</sup> 沈約，「徐羨之傳」，在宋書，43：1329。

<sup>27</sup> 沈約，「徐湛之傳」，在宋書，43：1843。徐羨之兄「逵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

<sup>28</sup> 參看：沈約，「劉湛傳」，在宋書，69：1815；沈約，「荀伯子傳」，在宋書，60：1628。

名者，年歲大抵上較征虜府入中軍府者來得輕一些，甚至有些人還成為劉裕造宋之後，組成義符派系的重要成員。

此後，晉軍相繼攻克洛陽、長安，完成北伐，安帝為表揚劉裕功勳，下詔進劉裕為相國、封宋王。<sup>29</sup> 隨後，劉裕在京師建康設立相國府，讓義符以中軍將軍、宋國世子的身分，出任相國府副貳。<sup>30</sup> 由於穩固義符地位事關重大，涉及日後的權力繼承，劉裕特地選擇親信的重要官僚侍奉義符，比如屬於劉裕嫡系的傅亮和檀道濟，除具本官職務之外，分別都還兼任世子中庶子，<sup>31</sup> 參與機衡，「直侍左右，應對獻替」。<sup>32</sup> 這裡較需要說明的是傅亮，據《宋書》、《南史》本傳中所載，傅亮祖籍北地靈州，家族世代以儒學知名，而傅亮本人亦「博涉經史，尤善文詞」。<sup>33</sup> 雖然傅亮並非北府出身，也不是丹徒首從之士，但自歸順劉裕之後，就成為劉裕身邊重要的文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sup>34</sup> 顯而易見的是，劉裕積極讓自己的嫡系與義符密切結合，努力地提升義符的政治地位，目的是為他增加聲勢、網羅人才，

組成可為義符後盾的政治資源，確保權力在世代交替時，能夠順利銜接。

在劉裕完成北伐，軍政大權漸次全盤掌握之際，代晉自立就成為他下一階段的事業目標。恭帝元熙二年（420），一如魏晉革命的模式，劉裕受禪建國，結束了晉室國祚。據《宋書·武帝本紀》載：

（元熙元年，419）命王（劉裕）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進王太妃為太后，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元熙二年，420）四月，徵王入輔。六月，至京師。晉帝禪位于王。<sup>35</sup>

待劉裕成為新的天子，隨即改元永初、國號為宋，是為武帝，開啟了天下新局，屬於劉宋的時代。

武帝繼位之後，「立王太子為皇太子」，<sup>36</sup> 重整了東晉時代薄弱的宮衛編制，厚植護衛太子的侍衛陣容，大幅擴編東宮兵員，組成堅強的宿衛武力。<sup>37</sup> 據《宋書》列傳所載，單是任太子左、右衛率，職掌

<sup>29</sup> 沈約，「武帝本紀（中）」，38-43。

<sup>30</sup> 參看：同上註，44。

<sup>31</sup> 參看：沈約，「傅亮傳」，在宋書，43：1336；「檀道濟傳」，1342。

<sup>32</sup> 沈約，「百官志（上）」，在宋書，39：1238。中庶子之職掌與侍中同，據《宋書》載「職如侍中」，參看：沈約，「百官志（下）」，在宋書，40：1254。

<sup>33</sup> 沈約，「傅亮傳」，1336。另，傅亮的家世相當值得探討，有些學者雖將之列入士族，但傅亮高祖父（傅咸）曾任司隸校衛，然而其祖父、曾祖父卻無詳載，直至其父傅瑗，才敘其為「安成太守」。因此，若考量到傅咸以後仕宦不顯，倘若直接將傅亮列為士族，尚有需斟酌之處。另，永嘉亂後僑姓中有一特殊的族群——「晚渡北人」，因為晚渡江南的關係，被視為文化落伍者，所以在東晉南朝時期，在政治上頗受壓抑，最高官歷在中央僅至散騎常侍、地方上任州刺史而已。是故，綜合傅亮家世與時代氛圍來看，筆者懷疑傅亮為「晚渡北人」。參看：張亞軍，「北地傅氏與傅亮」，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5 卷，8 期（2006 年 8 月）：61-65、69；呂春盛，「東晉時期『晚渡北人』的形成及其不遇的原因」，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50 期（2013 年 12 月）：1-32。

<sup>34</sup> 沈約，「傅亮傳」，1337。

<sup>35</sup> 沈約，「武帝本紀（中）」，45。

<sup>36</sup> 沈約，「武帝本紀（下）」，在宋書，3：55。

<sup>37</sup> 參看：賴亮郡，「劉宋時期太子武備制度的演變」，史學彙刊 20 期（2005 年 12 月）：61-92。

太子府門衛、率東宮兵侍衛義符者，就有王懿、向靖、虞丘進、謝靈運、劉義宗、段宏等人。徐芬針對這群軍將們的出身背景，提出她的一番見解，徐氏認為武帝在永初年間（420-422）大肆增加宿衛武官，主要是為了安撫王懿、向靖、虞丘進等退居二線的從龍功臣，賜以榮銜，屬於政治酬庸的性質。<sup>38</sup>

但是，這群負責防衛東宮的軍將，若先除去屬於裝點太子府門面的功用，「不以應實相許」<sup>39</sup>者外，餘者包括輔佐武帝致霸業為功者、劉宋宗室成員，以及歸附的鮮卑驍將，皆是能統兵治軍，在軍系裡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物。以維護皇位繼承的角度視之，武帝選擇親信勳貴、或有武勇者侍衛義符，與大幅增加東宮兵的員額，仍是有其保障義符安危、樹立太子在軍方威望，或間接轉為強化皇權，扭轉東晉時代君弱臣強的實質意涵。

至於，義符府內的負責處理政務的官僚架構，是以中書令傅亮兼任太子詹事，總理東宮事務。<sup>40</sup>其餘，如殷景仁「直侍左右，應對獻替」；庾登之「侍從左右，獻納得失」；<sup>41</sup>傅隆「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sup>42</sup>王球、謝述、劉式之，「奏事文

書皆綜典之」；<sup>43</sup>顏延之、謝朓、庾炳之「掌呈奏案章」；<sup>44</sup>江秉之「掌文書」。<sup>45</sup>若仔細觀察出任東宮文士、幕僚者的人選標準，以文學知名的人物，或「才應詳練」、「以俊茂者為之」，<sup>46</sup>頗偏重於高門士族子弟，在東宮內共同組成推行政務的主要官僚系統。

表3劃分出推行政務／掌控防務者後，可見太子府內這兩個系統，成員的出身背景明顯有所區隔。形成這樣的原因，除了劉裕在為義符挑選僚佐時，注意到派系之間的平衡、推動事務的實際需求之外，可能還與劉宋皇室的文化特質有關。史家對於武帝的個人涵養，有相當地清楚的描述：

高祖（劉裕）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sup>47</sup>

劉裕是過江南來的第四代，雖自稱為彭城劉氏，但在文本的記述裡，其家世背景並不顯赫，文化水準也不甚高。而劉裕本人尚武的性格、人脈背景，與以軍功入仕的青齊豪族關係密切，<sup>48</sup>可能是寒門，<sup>49</sup>或為「未進入文化士族之林的

<sup>38</sup> 參看：徐芬，「晉宋之際政治研究——以桓玄、劉裕代晉為中心」（博士論文，廈門大學歷史學系，2008），172。

<sup>39</sup> 沈約，「謝靈運傳」，在宋書，67：1753。

<sup>40</sup> 參看：杜佑（唐），「職官十二·東宮官」，在通典，新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30：823，「太子詹事」條。

<sup>41</sup> 同上註，825，「太子庶子」條。

<sup>42</sup> 同上註，833，「太子率更令」條。

<sup>43</sup> 同上註，827，「中舍人」條。

<sup>44</sup> 沈約，「武帝本紀（下）」，在宋書，40：55。

<sup>45</sup> 杜佑，「職官十二·東宮官」，824，「太子詹事丞」條。

<sup>46</sup> 同上註，825，「太子庶子」條。

<sup>47</sup> 沈約，「褚叔度傳」，在宋書，52：1506。

<sup>48</sup> 參看：北村一仁，「在南北朝國境地域的同姓集團的動向和歷史意義」，在社會與國家關係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牟發松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286；易毅成，「東晉、劉宋的北伐政策與黃淮之間的經營」，屏東師院學報 14 期（2001 年 3 月）：519-20。

<sup>49</sup> 參看：祝總斌，「劉裕門第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2 年，1 期（1982 年 2 月）：50-56。

表3 武帝時代太子府人物表

	姓名	郡望／族屬	事蹟	出處
推行東宮 政務者	傅亮	北地靈州	永初元年（420），遷太子詹事，中書令如故。	《宋書·傅亮傳》
	殷景仁	陳郡長平	遷太子中庶子。	《宋書·殷景仁傳》
	庾登之	潁川鄆陵	入為太子庶子，尚書左丞。	《宋書·庾登之傳》
	傅隆	北地靈州	徙太子率更令。	《宋書·傅隆傳》
	王球	琅邪臨沂	高祖受命，仍為太子中舍人。	《宋書·王球傳》
	謝述	陳郡陽夏	轉太子中舍人。	《宋書·謝述傳》
	劉式之	東莞莒	（劉）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遷相國中兵參軍，太子中舍人。	《宋書·劉式之傳》
	顏延之	琅邪臨沂	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	《宋書·顏延之傳》
	謝朓	陳郡陽夏	太子舍人。	《宋書·謝朓傳》
	庾炳之	潁川鄆陵	初為祕書、太子舍人。	《宋書·庾炳之傳》
江秉之	濟陽考城	宋受禪，隨例為員外散騎侍郎，補太子詹事丞。	《宋書·良吏傳》	
掌控東宮 防務者	王懿	太原祁	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衛率、新淦侯。	《宋書·徐羨之傳》
	向靖	河內山陽	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千戶。遷太子左衛率。	《宋書·向靖傳》
	虞丘進	東海郟	永初二年（421），遷太子右衛率。	《宋書·虞丘進傳》
	謝靈運	陳郡陽夏	高祖受命，……轉太子左衛率。	《宋書·謝靈運傳》
	劉義宗	劉宋宗室	永初元年（420），進爵為侯，歷黃門侍郎，太子左衛率。	《宋書·長沙景王道憐附義宗傳》
段宏	鮮卑	以段宏為義真諮議參軍，尋遷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	《宋書·廬陵王義真附段宏傳》	

豪族」。<sup>50</sup>

這裡要說明的是，在中國中古時期，文化涵養中的「禮」，是士人生活實踐的一部分，非常重視高雅的談吐與行為舉止，來做為「禮儀人物」；一旦士人入仕之後，則更是講求「禮政一致」，<sup>51</sup>用以標誌其階級身分。自東晉中葉以後，權力核心內的要職，多是由「禮儀人物」中，出身僑姓士族者所擔任。<sup>52</sup>以此脈絡來

看，武帝很可能考慮到文化和意識形態差異的情況下，特地延攬世中文學之士，或「雅道相傳」<sup>53</sup>的士族子弟，擔任東宮僚佐，幫助義符拉近與士族群體的關係，與加速文治的企圖。

大體而言，東宮仕宦的結構上有兩個特色：一、劉裕對於人事安排，以高門士族子弟為核心，擔任處理政務的官僚，與劉裕嫡系為主的軍方將領，在義符府內

<sup>50</sup> 陳寅恪，「楚子集團與江左集團的轉移」，在《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萬繩楠整理（合肥：黃山書社，2000），180。

<sup>51</sup> 谷川道雄，「六朝士族與家禮」，在《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一）：家族、家禮與教育》，高明士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20。

<sup>52</sup> 參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在《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59-60。

<sup>53</sup> 李延壽（唐），「謝靈運傳」，在《南史》，新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9：546。

形成了兩個管理系統，在東宮這個政治的場域裡，彼此分工合作，共同支配東宮事務。二、就《宋書》列傳內所載的總數觀察發現，負責處理政務的官僚，以僑姓士族的人數為多，占有絕對的優勢，是東宮中的主流，這可能與東晉以降，僑姓士族在政治文化、位階占有優勢，一直是官僚體系的核心有關；而負責東宮防務者，則多半出自劉裕手下的主要軍事力量—尚武的北府集團，應是集團中人隨同劉裕丹徒建義，肇建霸業，彼此之間關係密切，又對軍隊握有優勢，是獲選的關鍵因素。

從以上討論可知，自義熙九年（413）義符初入官場，一直到劉宋開國擔任皇太子這段期間，劉裕始終積極地布置嫡系人馬，或才學之士、「天下膏粱」<sup>54</sup>者，輔導義符，為之羽翼，相當重視人選的品質。而且，不論這群僚佐有無積極或實質的作為，劉裕都是毫不吝惜地授與官位，試圖維繫這群僚佐們對義符的向心力，為義符建立起人際關係，或是希望至少在形式上支持義符，朝著日後的接班鋪路，創

造合作的空間。

## 參、義符的權力來源

永初三年（422）五月，精於權術的武帝賓天，對於身後人事的布局，在臨終前託命檀道濟、徐羨之、傅亮、謝晦為顧命大臣（參見圖1），保護義符順利繼承權力，並且格外囑咐即將繼承皇位的義符，要他小心處理朝政之事，尤其武帝在世時沒有處理軍權轉移的問題，擔心會有尾大不掉的麻煩。《宋書·武帝本紀》載：

上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小卻，可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為手詔曰：「……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sup>55</sup>

武帝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刻，仍是鉅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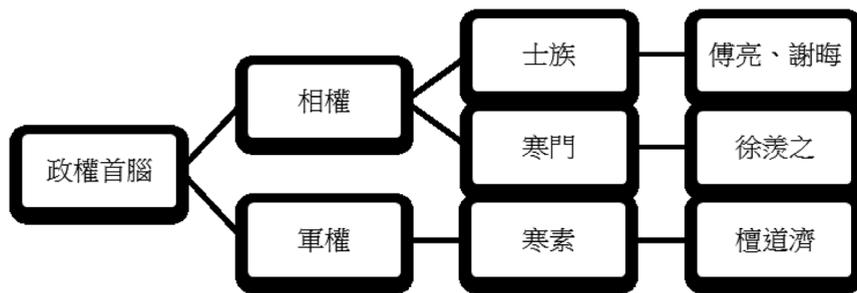


圖1 少帝時代權力系統架構圖<sup>56</sup>

<sup>54</sup> 沈約，「荀伯子傳」，1628。

<sup>55</sup> 沈約，「武帝本紀（下）」，3：59。

<sup>56</sup> 本圖有關「士族」、「寒門」、「小姓」、「寒素」之分類，是依據毛漢光的理論，做為劃分依據——「士族」的標準，是家族中人三世以上為官，且具五品以上官銜者，方達標準。而士族之中，次一級者為「寒門」，是門望低於高門士族，但仍為士族群體的一部分。至於「小姓」，則包括縣姓、地方豪族、酋豪，或是家族中人曾任五品官以上者等等。所謂的「寒素」，指的是祖父輩沒有參與統治階層運作，以士、農、

靡遺地分析了輔弼班子各人的性格，提醒其子深存戒心。念茲在茲的，都是希望義符能妥善駕御，避免皇權旁落。受詔輔弼的顧命大臣，門第不一，兼具文武，但卻都出自僑姓。從族群或地域關係來看，以武力、經濟實力助劉裕建業的江東豪望，可能因劉宋為僑姓政權性格的關係，被排除在外，不在執政高層之內。深究其實，「族群」的考量，或許是劉裕挑選顧命大人選，最具關鍵且決定性的因素。

綜而言之，武帝為求少帝能夠順利完成權力繼承，特地在創業功臣、嫡系勢力之中，選擇與自己同為北府出身，且家族中人與劉宋帝室有婚媾關係的檀道濟、徐羨之，以及於晉末時局投效的僑姓士族——傅亮和謝晦，來成立顧命班子。

在武帝託命輔政的大臣裡，謝晦的家世背景與其他三人相較，顯得格外與眾不同，他從義熙晚期就跟隨劉裕轉戰沙場，儘管是劉裕底下重要的幕僚成員，卻不像檀道濟是北府軍將、行伍出身，雖富有文采，但也不像傅亮、徐羨之般，被人視為是「布衣諸生」、「中才寒士」。<sup>57</sup>謝晦出自於陳郡謝氏，在東晉簡文、孝武之

際，謝氏家族成為統治集團中的核心成分，與瑯琊王氏並稱，一度還是重要的方鎮勢力，於晉宋之間參預政治運作甚深，<sup>58</sup>是故謝晦的門第、社會階層，遠較同受顧命的其餘三人高上許多，單就表面而言，劉裕對他也是倍加禮遇，「深加愛賞，羣僚莫及」。<sup>59</sup>然而，謝氏家族中人對於支持劉裕的立場，不乏意有同異者，屬於體制外的人物。<sup>60</sup>而謝晦本人，則與劉裕最為親信的心腹——劉穆之之間，則是具有很深的矛盾，所以謝晦在晉末的仕途，並未如同文本所載，受劉裕「深加愛賞」而一帆風順，反倒是頗受抑制，直至穆之死後，才獲升遷。<sup>61</sup>顯示劉裕在用人取捨上，仍是有直系、旁系的派系區分。

另一個觀察的重點是，元熙二年（420），傅亮等人主導篡晉事宜，迫使恭帝退位，<sup>62</sup>謝晦卻沒有介入策劃和決策，只是負責最後的執行工作，屬於實務的部屬，保護政權更替的順暢。雖然在事後的論功行賞，或是時人眼裡，謝晦還是被當作佐命之臣。<sup>63</sup>但劉裕帳下的每個成員，在篡晉一事中的分量均不相同，從謝晦在其中所擔綱的角色，可知並非真正的核心人物，比較接近是權力核心外圍的臣

工、商、兵、奴婢、門客所組成的群體，參看：毛漢光，「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成分」，在《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33-35。另，蔡學海考察《宋書·徐羨之傳》、《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後，認為徐羨之應為高門出身，與羨之家為姻親關係的劉裕，不無有藉婚姻抬社會地位，而徐家有攀附權勢的可能性。但若由時人稱徐羨之為「中才寒士」，以及考量到南朝社會中具有「婚姻階層性」的狀態下，羨之疑為寒門，故將表列入內。參看：蔡學海，「寒門皇帝掌控皇權的機制——以劉宋為例」：104-5；中村圭爾，「《劉岱墓志銘》考」，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劉俊文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52-7。

<sup>57</sup> 李延壽，「王華傳」，在南史，23：626。

<sup>58</sup> 參看：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89。

<sup>59</sup> 沈約，「謝晦傳」，在宋書，44：1348。

<sup>60</sup> 參看：王永平，「晉宋之際陳郡謝氏代表人物的政治傾向及其境遇」，在東晉南朝家族文化史論叢（揚州：廣陵書社，2010），27-38。

<sup>61</sup> 沈約，「謝晦傳」，1348。

<sup>62</sup> 房玄齡，「恭帝本紀」，在晉書，10：269。

<sup>63</sup> 房玄齡，「徐廣傳」，在晉書，82：2159。

子，之所以被選為顧命大臣，不無是為安撫高門士族，有權力分配、強化政權正當性的意味。<sup>64</sup> 同時，據史料所載，謝晦對義符的態度不甚友善，甚至曾當面向武帝質疑太子品行，<sup>65</sup> 加之其人「頗識機變」，又與另外三位輔政大臣出身背景、意識形態不太一致，武帝因此十分在意他的動向，認為他是影響義符權力的主要挑戰者，所以頗感憂慮。

武帝留下他的政治遺緒後，於五月二十一日病故；是日，義符以太子的身分繼承帝位，是為少帝，在名義上繼承了父親所留下來的事業。但在隔月，政治形勢又發生變化，武帝為了提高皇權和維繫皇位繼承的順暢，於永初年間（420-422）刻意酬庸的皇室近親裡面，其中地位最高、分量最重的宗室領袖，時為太尉、身任徐兗二州刺史的武帝中弟，同時也是顧命大臣檀道濟的姊夫——長沙王道憐病故。<sup>66</sup> 短短不到一月之間，少帝接連失去

父親、叔父這兩個在政治上的靠山和聲援者，而年少繼位的少帝，無論人望、經歷甚至輩分，都遜於顧命大臣們，要如何掌理朝政、駕馭群臣，就成為執政上的難題。

少帝的權力來源，大致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是由武帝託付，由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組成的輔弼班子，與少帝之間的關係，曖昧未清。因此，少帝繼位伊始，隨即進行了一項重要的政治舉措，晉升曾經掌管東宮事務的傅亮為中書監，再兼任「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sup>67</sup> 的尚書令，而傅亮空出的中書令一職，則委諸被武帝刻意安排在顧命大臣中，負責「總統宿衛」、<sup>68</sup> 統帥臺城諸軍，屬於次要位置的謝晦兼領之。<sup>69</sup> 魏晉以後，中書省權責轉重，是晉升的重要跳板，在時人眼裡被視為「鳳凰池」，<sup>70</sup> 機關長官——中書監、

<sup>64</sup> 參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259，「東晉以後政權嬗代之特徵」條；祝總斌，「晉恭帝之死和劉裕的顧命大臣」，62；陳春雷，「京口集團與劉宋政治」，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1 年，2 期（2001 年 4 月）：118。

<sup>65</sup> 參看：李延壽，「廬陵孝獻王義真傳」，在南史，13：365。在《南史》的記載裡，由於義符「居東宮，多狎羣小」，謝晦就勸劉裕更換儲君，所以廬陵王義真就被劉裕當作是新的繼任人選。但顯然劉裕這個念頭最多只是說說，未必是真，倘若要另立儲君，怎會僅憑謝晦說義真「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寥寥數語就可打發，身為國主的劉裕毫無定見，徬徨未決。由於另立儲君事關重大，牽涉到皇位繼承的爭奪，立長子義符為繼任人選，當是劉裕考量到避免繼承衝突的經驗法則，所以此事也許是種政治試探的意味，劉裕根本並無另立儲君的打算。

<sup>66</sup> 參看：沈約，「長沙景王道憐傳」，在宋書，51：1643。林宗閱考察劉道憐之妃檀氏墓誌銘後，認為劉裕家族與高平檀氏至少兩代為婚姻親屬關係，而劉道憐娶的即是檀道濟之姊，參看：林宗閱，「裴松之家族與東晉南朝的『京口集團』」，在身分、文化與權力：士族研究新探，甘懷真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103-4。

<sup>67</sup> 沈約，「孝武帝本紀」，在宋書，6：114。

<sup>68</sup> 沈約，「謝晦傳」，1348。

<sup>69</sup> 參看：李延壽，「宋本紀上第一·少帝本紀」，在南史，1：35。此次義符只遷傅亮、加授謝晦官銜，沒有檀道濟、徐羨之，可能主要目的是，為了讓謝晦能以宰輔的身分，進入決策核心。在顧命大臣之中，檀道濟已是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而徐羨之任司空、錄尚書事，散騎常侍、揚州刺史，兩人已經一握軍權、一任宰輔。謝晦雖兼領軍將軍、散騎常侍，但散騎常侍自東晉以後職位閒散，僅為榮銜，謝晦唯有領軍將軍之職，名實兼具。關於散騎常侍職能的閒散化，可參看：田餘慶，「南北對立時期的彭城叢亭里劉氏」，在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4），388。

<sup>70</sup> 杜佑，「職官三·中書省」，在通典，21：561，「中書令」條。

令，負責出納王命，總掌朝政，居宰輔之重。<sup>71</sup>此次的人事調度，少帝除晉升與之有舊的傅亮，還加授謝晦文職的官銜，是為了從法理、制度的層面，賦予政治上的承認，使謝晦能以顧命大臣之姿，名實相符地躍升成為宰輔，參與議政。

不論謝晦的遷轉，是少帝主動或被動為之，君授職位，不僅反映了當時政權結構中，君弱臣強的現實環境，也展現了一種政治上的姿態，目的是為了調和彼此之間的關係，建立政治認同、營造親善的氛圍，讓謝晦在政權中，具有「專掌機務」<sup>72</sup>的實權，能名正言順發揮影響力，肩負政治責任。但要說明的是，永初、景平之際，顧命大臣之間尚未沆瀣一氣，組成一個完整的派閥，而是有黨派的分野，比如說：

景平初，以（徐）羨之秉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相結黨與。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容。（徐羨之兄子）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亮作詔誅之。亮答以為：「己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相殘戮。若諸君果行此事，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佩之等乃止。<sup>73</sup>

上段引文，說明屬於徐系人馬的徐佩之、王韶之、程道惠等人，擔心謝晦稱病不出，懷疑他意圖不軌，於是假稱羨之之

意，要求處死謝晦，最後還得要靠傅亮從中排解，甚至以免官相逼，才化解掉這場糾紛。但過程中出現幾個焦點，值得留意：一、傅亮在朝內是重要的平衡力量，抑制徐系人馬的攻訐，庇護謝晦，維持住了原有的政治格局；二、傅亮說起「己等三人，同受顧命」，除把三人視為同一集團的夥伴，還顯示了時為地方大員、戍守北疆的檀道濟，被排除在外，並未捲入中樞的徐、謝之爭的漩渦；三、在此事中，無論徐系人馬「稱羨之意」是否主動為之，或得自徐羨之授意、默許，都反映了徐、謝之間，可能確實存有芥蒂，底下的部屬才会有恃無恐，在伺察謝晦動靜之後，掀起這場波瀾。

從權力的觀點來看，武帝在位時，能妥善利用強勢武力、謀略，操控政治、社會結構，隱藏政權內的潛在危機，以鞏固自身的統治。然而，這並不意謂著少帝可以指揮得動這一班前朝重臣，父子兩代之間的微妙差異，造成政情的殊途，內部的矛盾即刻出現。總之，在朝輔政的顧命大臣們，彼此之間各擁派系，憑藉著功勳職位和深厚的人際關係，在朝中形成一股優越勢力，抑制了皇權發揮的空間，政局淪為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三貴與聯盟勢力者掌控，誠如史載「少帝即位，權在大臣」、<sup>74</sup>「大臣不附，國內離阻」。<sup>75</sup>顯示少帝執政期間的政策主導權，大抵操縱在羨之等人之手，無疑地陷入大權旁落，形同傀儡的危機。

少帝權力來源的第二個部分，則是

<sup>71</sup> 參看：周道濟，漢唐宰相制度（臺北：大化書局，1978年），274-5。

<sup>72</sup> 杜佑，「職官一·要略」，在通典，19：484，「設官沿革」條。

<sup>73</sup> 沈約，「徐羨之傳」，1335。

<sup>74</sup> 沈約，「謝靈運傳」，1753。

<sup>75</sup> 魏收，「奚斤傳」，在魏書，29：698。

原本開府時所建立雛型的班底。雖說武帝刻意安排許多軍將策士入府，但從少帝的取捨選擇來看，多是前述政壇上屬於年輕一輩的人物，如劉湛、顏延之、江秉之、劉式之與殷景仁等人，且從史傳所見個人背景，門第階層雖不一致，但全為僑姓人物。形成這樣的原因，可能與地緣關係、傾向僑姓的政權性格有關，加上年歲、經歷較淺，又有在義符府內工作的默契，是少帝比較可以指揮得動的人物。相較於徐羨之、傅亮、謝晦等老牌政客，絕非年輕的少帝能輕易駕馭，因此劉湛、顏延之等一類的政壇新秀，就成為少帝最重要的政治資源。

至於，被武帝刻意延請，在政治、社會上具有一定聲望，充當義符門面的高門名士，則是受到來自顧命大臣強大的壓力，選擇淡出權力核心。以曾任義符長史的王惠為例：

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王）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sup>76</sup>

引文所見，原本的人事布局，是規劃詔徵豫章太守蔡廓進入中央，擔任各曹尚書中地位較高、主管選舉用人——吏部

尚書，但蔡廓和時任司空、錄尚書事的徐羨之，兩人因吏部攝選之事起了爭執，彼此對主管權責有南轅北轍的看法，蔡廓不願權力被羨之架空，羨之亦「不欲使居權要」，<sup>77</sup>所以蔡廓並未就任，最終乃以王惠代之。儘管王惠代替蔡廓職掌吏部，但卻不預政事，甚至到了離職之時，「印封如初」，完全不盡屬於自己的分內之責。晉末宋初，王惠雖是以不好交遊而聞名於士族之間，<sup>78</sup>但這毋寧說是王惠對於政治冷感，不如說是受到了蔡廓被排擠一事的影響，由徐、傅、謝三貴主導的政治環境，不容他人插手。尤其晉末政爭，士族領袖不乏被屠戮者，為求明哲保身，王惠只得靜默退讓。

少帝在面臨顧命大臣操控政局，壓縮其參與政治事務的空間，以及無法掌握資深工引為己用的雙重壓力之下，為了突破重圍，只好拔擢年紀稍輕、志於仕途的後進之秀，建立屬於自己的班底，以「超遷」的方式，選擇可以信賴的臣子，擔任近侍之職，應付龐雜事務。<sup>79</sup>像是，顏延之就從太子舍人，遷轉為正員郎並兼任中書，負責「掌呈奏案章」，直侍左右，處分機密文翰。

簡單來說，少帝的親黨勢力，出身較為單一化，多以「博覽羣書」、<sup>80</sup>「博涉史傳」，<sup>81</sup>具文人背景者為主，與其父劉裕深植軍方，有很大不同，這可能和義符長期在京師建康擔任留後的工作有關。

<sup>76</sup> 沈約，「王惠傳」，1589。

<sup>77</sup> 沈約，「蔡廓傳」，在宋書，57：1572。

<sup>78</sup> 參看：趙立新，「南朝宗室政治與仕宦結構：以皇弟皇子府參軍為中心」（博士論文，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2010），94-95。

<sup>79</sup> 參看：徐芬，「晉末之際政治研究——以桓玄、劉裕代晉為中心」，209。

<sup>80</sup> 沈約，「謝靈運傳」，1743。

<sup>81</sup> 沈約，「劉湛傳」，1815。

原本在義熙末葉，劉裕曾打算讓義符出鎮「地廣兵強」<sup>82</sup>的荊州，以便增加個人歷練、建立人際關係，但時為義符參軍的張邵提出諫言，他認為當時義符年紀太小，加上「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sup>83</sup>說服了劉裕改變決定。等到永初、景平之際（420-424）時，原任職於義符府內的軍系功臣、宿將，多半隨著時光歲月或戰事而相繼凋零，<sup>84</sup>與少帝有舊且具有實力的軍系人物，就只剩下鎮守江北淮南一帶的南兗州刺史、都督檀道濟了。

宋初，中央軍隊的主力，仍以北府人物為主。<sup>85</sup>若以此觀之，少帝的權力基礎，與軍方之間沒有太多的淵源，在朝內缺乏軍系勢力支持，對於軍方的掌控，更是捉襟見肘，成為執政的最大弱點。因此，為了穩固皇權、「以備不祥人者」的當務之急，少帝即位後，立刻安插親用的臣工，如劉湛、殷景仁兩人，升任左、右衛將軍，負責「掌宿衛營兵」，<sup>86</sup>分擔部分禁衛軍權；並遠從前線襄陽，抽調以軍功著稱的安北將軍，亦是武帝的佐命功臣、自己的舅公——趙倫之，入京擔任護軍將軍，<sup>87</sup>希望藉著趙倫之身兼宗室外戚和功臣、北府宿將的名望，出掌臺城以外諸軍，擺脫權臣陰影，保衛建康安危。

查究以上的人事遷轉，少帝對於建康防衛所作的調度，可視為對軍系的支配能

力不夠，為消除朝臣對政權的威脅，才進行的人事布局。可知少帝清楚明白自己人際關係，帶有擴張性不足的問題，權力格局有所侷限，尤其朝政之事「權在大臣」，因此先以透過擢升親信進入權力核心、建立能鞏固中央的軍隊，維護自身安危為首要之務，改變了武帝時代統治集團的型態。站在皇權的角度看來，這是扭轉君弱臣強的局面，集中皇權、脫離顧命大臣掌控的一步。可看在朝臣的眼裡，卻被解讀為邁向整肅權臣、形成君臣對抗的開端，就只是還未展開殺戮而已。

在君臣之間的關係日益緊繃之際，武帝居藩時就擔任重要文官的范泰，向少帝進言，希望皇帝能暫時放下定見，向大權在握的朝臣們妥協。據《宋書·范泰傳》載：

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漢元帝）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sup>88</sup>

<sup>82</sup> 沈約，「臨川王義慶傳」，在宋書，51：1476。

<sup>83</sup> 沈約，「張邵傳」，1394。

<sup>84</sup> 曾入義符府內的軍系人物，如向靖、虞丘進在永初年間就先後病故，蒯恩、沈田子於義熙末守關中時殞命，毛德祖於永初末鎮虎牢時被北魏擒獲。參看：沈約，「向靖傳」，在宋書，45：1374；沈約，「虞丘進傳」，在宋書，49：1441；「蒯恩傳」，1438；「自序」，2449；「少帝本紀」，64。

<sup>85</sup> 參看：小尾孝夫，「劉宋以後北府兵軍事地位考論——以東晉末至劉宋晉陵郡域上無實土僑郡縣的掌控方式為考察中心」，南京曉莊學院學報 22 卷，5 期（2006 年 9 月）：42；陳琳國，「論晉末劉宋軍功家族的三種類型」，中國史研究 1995 年，4 期（1995 年 4 月）：139。

<sup>86</sup> 沈約，「百官志（下）」，1248。

<sup>87</sup> 參看：沈約，「趙倫之傳」，在宋書，46：1389。

<sup>88</sup> 沈約，「范泰傳」，在宋書，60：1619。

引文所見，范泰的言談相當具體，除可看出少帝正於宮中刻意精練武備，還包含了君臣之間的微妙關係，特意敦促少帝不要「親狎小人」，以及「任賢勿疑」等問題。所謂的「小人」與「賢」，自然分別是指的是少帝親黨與列位朝臣而言，少帝欲以親黨介入朝政的目的昭然若揭，這種情況之下，當權輔弼的顧命大臣們，即是首要目標。

面對未來政局走向的十字路口，就連素來與徐羨之、傅亮等人不睦的范泰，<sup>89</sup>也站在「政治正確」的角度，希望少帝在皇權未穩的敏感時刻，不要一意孤行，以激烈的手段，對抗當權的派閥勢力，激起衝突，將會面臨到難以克服的嚴重後果。范泰並深刻地指出，縱使此時朝局為強臣掌握，但應該效法前人故智，衡量大局，採取策略性的溫和、權宜的方式，尋找機會，選擇用時間來緩解政治上的僵局。但是，年輕的少帝，沒有意識到現成支持系統的不完備，以及現實的政治局勢，所以並未接受老成持重的范泰建議，與大臣之間的矛盾日益惡化，就此埋下了景平政爭的因子。

## 肆、君臣衝突的重點

少帝繼位後，雖然拔擢親信進入官僚體系核心，安排執掌政務，但實力仍有所侷限，因此還積極拉攏與自己年歲相近的皇弟、負責屏衛揚州的宗室強藩——南

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試圖利用義真的人脈，擴大影響力，共同聯手對抗顧命大臣。<sup>90</sup>例如，與義真交好、出自僑姓高門士族——陳郡謝氏的謝靈運，就出面對當時的朝局提出尖銳的批評，點燃了雙方衝突的導火線。

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謝）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sup>91</sup>

這裡的「執政」，應指的是徐羨之、傅亮、謝晦而言，三人同受顧命，又權掌政要，就連《魏書》也露骨地指出三人「專其朝政」。<sup>92</sup>至於，直接向「執政」表達不滿的謝靈運，在義符居藩時，於其府內任職，與之有舊，且與義真間極為親近，由他對於時局的批評，可見其用心，應是扮演伸張皇權的角色。而引文中的「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等語句，更清楚點出皇帝、強臣之間存在的矛盾，問題的焦點，當是在於「權在大臣」一事上，觸碰到了徐羨之等人的敏銳的政治神經，所以感到極為不快。

皇權與相權交惡的問題，直接浮上檯面，且難以收拾。有些學者認為晉末宋初之際，權力改組，寒門出身的劉宋皇室，意圖重振皇權，不願再與高門士族「共天下」，乃以門第、文化的角度，來解釋景平年間政治上的波瀾，將之視為是高門士

<sup>89</sup> 同上註，1620，載：「徐羨之、傅亮等與（范）泰素不平」。

<sup>90</sup> 魯力認為少帝繼位以後，位處揚州周圍的地方大員，如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江州刺史王弘，已與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相結，立場一致；而豫州刺史劉粹、湘州刺史張邵則處於觀望的態度，置身事外。至於宗室強藩，如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當值弱年未親政，難預政事，能相助少帝的，僅有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參看：魯力，*魏晉南朝宗王問題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94。

<sup>91</sup> 沈約，「謝靈運傳」，1753。

<sup>92</sup> 魏收，「島夷劉義符傳」，在《魏書》，97：2135。

族的逆襲。<sup>93</sup> 但若以權力的視角來衡量，門第、文化似乎並非政爭主因。像是少帝親黨殷景仁為僑姓世家，還是江左名門琅琊王氏的甥婿；曾任義符僚佐、與廬陵王義真「情款異常」的謝靈運，則是道地的高門士族出身，是晉室名臣謝玄後人；受詔輔弼的徐羨之雖出自寒門小姓，<sup>94</sup> 但其黨羽王韶之則是著名世家大族—琅琊王氏子弟；另外，當權三貴之一的謝晦，不僅系出名門，還是政治上的競爭對手——謝靈運從弟。從以上所舉數例，清晰可見雙方的政治角力，不是單純的階層之爭，個人與派系的利益遠大於門第、文化的矛盾，能否掌握實質的政治權力，是人的首要決定，和生存需求直接相關。

謝靈運挺身而出言抨擊時局，碰觸到了在朝執政的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政治底線，執政們自然感受到來自皇權積極擴張的行動和壓力。本來「威震朝野，民且不知有天子」，<sup>95</sup> 權力高度集中在手的顧命大臣們，面對謝靈運的質疑應聲而起，自此尋找彼此合作的空間，企圖維持政治版圖的完整，「欲握權自固」。<sup>96</sup> 《宋書·謝晦傳》中，說明了：

（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為自全

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以制持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sup>97</sup>

上引之文，雖是景平政變過後，顧命大臣們之間的政治分贓，但仍可一窺羨之等人想要掌控政局的強烈意圖。日後，文帝下詔討伐徐羨之等人的文書中，亦提及「（徐）羨之等暴蔑求專，忌賢畏逼」，<sup>98</sup> 更是直接表明顧命大臣們「求專」、「畏逼」的心態。都在在顯示了永初、景平之際，原本不相為一的顧命大臣們，為「握權自固」，形成結盟的共識。

景平元年（423），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沒有耐性採取策略性的忍讓，為求自保，不能坐視情勢的發展，謝靈運成為眾矢之的，羨之等人集體向少帝施壓，堅持外放靈運，雙方的正面衝突，也就此展開。少帝在受到強力壓制下，只得調靈運為永嘉太守，但靈運到郡未久，就「稱疾去職」。<sup>99</sup>

在謝靈運去職的同一年（景平元年，423），據《宋書》所載同在少帝、廬陵王集團裡，外放地方的，還有顏延之、劉湛、劉式之、江秉之等政治新貴。如顏延之「尋徙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sup>100</sup>

<sup>93</sup> 參看：祝總斌，「晉恭帝之死和劉裕的顧命大臣」，55-70；蔡學海，「寒門皇帝掌控皇權的機制——以劉宋為例」，97-146；王永平，「廬陵王劉義真之死與劉宋初期之政局——從一個側面透視晉宋之際士族與寒門的鬥爭」，209-16。

<sup>94</sup> 參看：毛漢光，「兩晉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統計分析與比較」，在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150。

<sup>95</sup> 王夫之（清），「宋文帝」，在讀通鑑論（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15：485。

<sup>96</sup> 沈約，「王華傳」，在宋書，63：1676。另，朱堅章以權力的螺旋進程，解釋皇權與相權的爭奪，朱氏認為君臣權力成反比，倘若皇權旁落，臣下亦因「權重而見疑，因見疑而不安，因不安而更謀權力」，遂有篡弒的情況發生，參看：朱堅章，歷代篡弒之研究：朱堅章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臺北：聯合百科電子出版有限公司，2015），217-8。

<sup>97</sup> 沈約，「謝晦傳」，1358。

<sup>98</sup> 沈約，「徐羨之傳」，1333。

<sup>99</sup> 沈約，「謝靈運傳」，1754。

<sup>100</sup> 沈約，「顏延之傳」，在宋書，73：1892。

劉湛「出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sup>101</sup> 劉式之由黃門侍郎遷任「寧朔將軍、宣城淮南二郡太守」，<sup>102</sup> 江秉之則「出為永世、烏程令」。<sup>103</sup> 以上所見，在短期間頻繁且針對少帝親黨所做的人事調度，顯然是涉及到了君臣之間的權力問題，當是羨之等人拿捏好時機，為了瓦解少帝、廬陵王集團所施行的技倆，並且贏得了初步勝利。

本居於劣勢的少帝，年餘來苦心整頓、安插親黨成員接掌政務，於官僚體系中日漸擴充的勢力，在被迫進行人事遷轉後，又要面臨調整的局面，職務有變更的必要。為了填補權力的間隙，少帝緊急地從北府要地—徐州，調遣堂叔劉遵考回中央，接替受到強臣壓力之下而外放的劉湛，來擔任右衛將軍，另將負責宮禁宿衛的護軍將軍一職，轉交給軍功卓著的舅公劉懷慎，<sup>104</sup> 用以替代同為外戚，但「入為護軍，資力不稱」<sup>105</sup> 的趙倫之，試圖降低朝臣們對皇位繼承的影響力。很清楚的，此次微幅的職務調度，不過是一個權宜之計，少帝為了人身安危而做的妥善辦法。但從這項過渡性質的調度，並未有少帝親信黨羽加入、劉遵考和劉懷慎派系色彩不濃的情況而言，似乎是在用人的選擇上，受到很大的節制。

經過劇烈地變更人事，剷除完少帝親

黨之後，廬陵王義真就成為徐羨之等人，在下一階段極欲清除的頭號目標，據《宋書·廬陵孝獻王義真傳》載：

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少帝失德，（徐）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之。……（景平二年二月，424）廢義真為庶人，徙新安郡。……景平二年（424）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sup>106</sup>

沈約《宋書》中的記載，義真被廢的理由，看似是與「少帝不協」、為人「輕詆」有關，所以被徐羨之等人以「訕主謗朝」<sup>107</sup> 為口實，大做文章。但《太平御覽》引徐爰《宋書》的記載裡，史意卻大相逕庭：

廬陵王義真，明雋秀令，朝野屬望。而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謝晦等，貪弄朝權，深相忌憚，乃共誣罔，構成其釁。<sup>108</sup>

時人徐爰的記載，直指義真是當作政治鬥爭下的犧牲品，與個人私德無關。因此，若從謝靈運被外放，到義真被廢為庶

<sup>101</sup> 沈約，「劉湛傳」，1816。

<sup>102</sup> 沈約，「劉式之傳」，在宋書，42：1309。

<sup>103</sup> 沈約，「江秉之傳」，在宋書，52：2269。

<sup>104</sup> 參看：沈約，「營浦侯遵考傳」，在宋書，51：1481；沈約，「劉懷慎傳卷」，在宋書，45：1375。原任護軍將軍的趙倫之，因「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參看：沈約，「趙倫之傳」，1389。

<sup>104</sup> 沈約，「趙倫之傳」，1389。

<sup>106</sup> 沈約，「廬陵孝獻王義真傳」，1636-8。

<sup>107</sup> 同上註，1637。

<sup>108</sup> 李昉（宋），「偏霸部·十二」，太平御覽，複製重印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28：747-8，「宋·劉義符」條。

人的時間軸線來看，相距不過年餘，可視為是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權鬥策略的延長。少帝、廬陵王集團，因派系成員相繼外放而陷入崩潰，連帶著使支持少帝的廬陵王義真，也無法自保，即便時下有與論聲浪為之護航，以及身為顧命大臣之一的檀道濟出言相挺，但因羨之等人「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sup>109</sup> 義真終究亦難逃被廢的命運，<sup>110</sup> 充分顯示當時權力之爭的激烈。

景平二年（424）二月，義真被廢，徐羨之等人的計策完全奏效，皇權與相權之爭，形勢幾乎完全倒向了強臣手裡，最後成敗的關鍵，就端視北府軍團大老——檀道濟的意向了。《資治通鑑》對於此事有較為簡要的描繪：

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景平二年，424）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sup>111</sup>

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成功廢義真為庶人後，準備商議謀廢少帝時，特別想到探詢同為劉裕囑託且唯一在外的顧命大臣，鎮守江北淮南的軍事領袖——檀道濟。畢竟廢立親王是一回事，謀廢皇帝可就是牽涉篡弑的政變，尤其道濟手握強兵

悍將，羨之等人若是稍有不慎，無疑引火自焚，因此十分在意他的意向。

與道濟一同受召，入朝商議廢立少帝之事的，還有武帝的佐命元勳——王弘。王弘官至二品的衛將軍和江州刺史，為晉相王導曾孫，系出琅邪王氏，其品秩甚至高於顧命大臣中的傅亮、謝晦和檀道濟，僅次於徐羨之，雖然看似「缺乏謝晦那樣的忠誠表現」，<sup>112</sup> 所以未受顧命，但從王弘擔任江州刺史的脈絡看起，他的政治地位相當重要。江州是江左大鎮，位於號為「二陝」<sup>113</sup> 的荊揚之間，顧祖禹認為「舉事於江州也，亦既有四方之全勢」，<sup>114</sup> 田餘慶則是補充了此一論點，有更為細緻的解析：

江州若合於荊州，上游就更能自主，從而對下游的優勢也會加大，建康將感到威脅。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荊州方鎮將難以獨立，有可能受制於建康。<sup>115</sup>

江州，是控制荊揚往來的交通樞紐，亦是荊揚之間的緩衝，東晉以後更是「甲兵所聚」<sup>116</sup> 之地。就地理位置而言，江州的向背，會影響到建康政局的安穩，因此接掌州刺史者，有其特殊、重要的代表性意義。

王弘除了是京師建康外圍的地方大員、手握重兵之外，他在政壇上所累積的

<sup>109</sup> 李延壽，「王華傳」，626。

<sup>110</sup> 沈約，「廬陵孝獻王義真傳」，1637-8；「檀道濟傳」，1343。

<sup>111</sup> 司馬光（宋），「宋紀二」，在資治通鑑，新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5），120：3766。

<sup>112</sup> 祝總斌，「晉恭帝之死和劉裕的顧命大臣」，62。

<sup>113</sup> 沈約，「何尚之傳」。在宋書，66：1739。

<sup>114</sup> 顧祖禹（清），「江西方輿紀要序」，在讀史方輿紀要，新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3873。

<sup>115</sup>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96。

<sup>116</sup> 司馬光，「宋紀十」，在資治通鑑，128：4020。

綿密人脈，於講究人情和關係的政治運作機制中，亦是其不容小覷的政治資本。譬若東晉南朝，是講求嚴謹的門第階序社會，文化是分辨階級、凝聚認同的一種指標，尤其劉宋立國後，是人言「士庶之際，實自天隔」<sup>117</sup>的時代，門第之間「似乎已成為不可踰越的鴻溝」。<sup>118</sup>但據文本所載，王弘與同為服冕之家的謝晦非常親近，卻也跨越門第、文化的差異，和出身寒素、北府的檀道濟交情甚密。<sup>119</sup>從王弘、道濟之間的交情看來，並未見到文化態度運作的力量，顯示王弘處事手段的圓融和深諳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加之其弟曇首，任職於「地廣兵強，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sup>120</sup>的荊州刺史宜都王義隆府內，且是義隆腹心之寄，<sup>121</sup>從弟王華、王球亦同曇首一般，身居要職，是極為親近的僚佐。<sup>122</sup>總的來說，以王弘盤根錯節的人脈背景，他在宋初政壇的分量，算得上是一號重量級的人物。若比較時任的異姓地方大員，無論是政治高度，或是人際關係，王弘是除卻軍系大老檀道濟之外最具實力，且能影響中央政局者，所以羨之等人密謀發動政變時，王弘當是尋求合作的適當人選，希望能獲得其人脈網絡在權力結構中的各種奧援。

在前引之文裡，羨之等人「以廢立之謀告之」，看似檀道濟、王弘受到影響而

發動政變，但檀道濟、王弘對於廢立少帝的立場，可由日後文帝朝的重臣王華，直言「（徐）羨之、（傅）亮、（謝）晦、王弘、（檀）道濟五人同功」<sup>123</sup>之語，清楚地點出問題核心。可推知道濟、王弘二人，即便並非首謀，但對於借力在朝執政除去少帝一事上，應是持肯定的態度，表達了對於政變本質的認同，所以，至少在王華的眼裡，才會認為徐、傅、謝、檀、王等五人，同屬「權臣集團」，也突顯了這五人的夥伴關係。這群策畫政變的勳貴大臣，不論首從，出身其實並不一致，顯而易見的是，景平政爭並非門第問題，實以競逐政治權力為目標，充滿成王敗寇的派系色彩。

那麼，身為帝室姻親的檀道濟，為何捨棄從小看顧的少帝和君臣恩義，決定支持徐羨之等人籌畫的政變？在文本曖昧隱晦的書寫之下，難給斷語，似乎與「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sup>124</sup>的性格，以及少帝進行集中皇權時，重用年輕新進、文學之士，以武立功的北府軍將如道濟等人，從權力主流淪為政權中的配角，有刻意被忽略的感覺，致使雙方關係日漸疏遠，道濟希冀謀權自保，在關鍵時刻不得不做的決定有關。

再結合外部的視野來看，永初、景平

<sup>117</sup> 沈約，「王弘傳」，在宋書，42：1318。

<sup>118</sup> 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108。另，王鏗從政治、經濟、社會的角度，討論文本中所謂「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王氏發現士庶之間的邊界，在劉宋以後並非牢不可破，有逐漸模糊的趨向，參看：王鏗，「論南朝宋齊時期的“士庶天隔”」，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3 年，2 期（1993 年 4 月）：54-59，69。

<sup>119</sup> 沈約，「庾登之傳」，在宋書，53：1515；李延壽，「檀道濟傳」，在南史，15：445。

<sup>120</sup> 沈約，「臨川王義慶傳」，1476。

<sup>121</sup> 沈約，「王曇首傳」，在宋書，63：1678-9。

<sup>122</sup> 參看：沈約，「王華傳」，1676；沈約，「王球傳」，在宋書，58：1594。

<sup>123</sup> 許嵩（唐），「廢帝營陽王」，在建康實錄，新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11：397。

<sup>124</sup> 李延壽，「檀道濟傳」，445。

(422-423)之際，北魏趁著武帝晏駕、劉宋朝中君臣互有心結的情況下，趁機進逼河南地，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sup>125</sup> 一如呂思勉所言，「宋是時蓋內釁正結，莫或以北方為意，故魏得以乘其隙也」。<sup>126</sup> 直至景平元年(423)閏四月，劉宋才靠著檀道濟的主持下，勉強破敵，暫時穩住青冀諸州，<sup>127</sup> 但身為帝國中最重要的軍系將領——檀道濟，卻於擊退北魏後，前線仍在強敵覬覦的目光中，就轉身投入京師王城內的權力之爭，可見內部衝突的劇烈性。總之，檀道濟未能如武帝所願，發揮外藩護衛中央之用，結果造成少帝在被動的情況下，注定敗亡的結果。

(檀)道濟、謝晦領兵居前，(徐)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中書舍人潘)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遂幽(少帝)於吳郡。……六月癸丑(二十四日)，徐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帝於金昌亭。……時年十九。<sup>128</sup>

景平二年(424)五月二十五日，徐羨之等人先以皇家之長——少帝生母張太后的名義，由她代表法統，出面下詔廢帝，<sup>129</sup> 接著又於次月下旬弑帝。仔細觀察這場事關生死的權力競逐，從武帝時代

為維護義符安危，刻意培植的東宮武官、宿衛勇士，以及幕僚班底，竟無法發揮作用，甚至「莫有禦者」，羨之等人進出皇城如無人之境，就可見當時少帝的窘境，加之並沒有能與權臣匹敵的巨室強宗，難通聲氣，明白顯示政治上的殺戮，決定權實操於顧命大臣手裡。政變過後，在徐羨之等人的主導下，摒除了朝臣欲立時年十二歲的彭城王義恭之議，而迎立時年十八歲的荊州集團領袖——宜都王義隆為帝。<sup>130</sup> 但要留意的是，少帝所培植的派系勢力，並沒有因政變過後而消失，反而在義隆繼位之後，在政壇上有著持續發展，繼續尋找新的權力依附。

義隆即帝位後，是為文帝，執政之初，大權仍旁落武帝所留下的輔弼班子，且與被徐羨之等人誅殺的二位兄長一樣，彼此淵源並不深厚，劉宋政局發展，就在執政們的陰影下，充滿不確定的變數。文帝也許是看到未來政權的難題，所以在入主京師建康後，積極地布署從荊州帶來的舊邸人物，進入權力核心。

若是將少帝、文帝身登大寶時兩相比較，都是未到及冠之年就繼承皇位，也都沒有強而有力的母系親屬為奧援。但文帝與少帝不同的是，文帝因長年人在外藩，未入朝執政前，就已經有了自成一格的地方派系勢力，在權力基礎上，比起少帝略占了一些優勢。譬若在荊州集團內的文帝

<sup>125</sup> 參看：魏收，「叔孫建傳」，在魏書，29：704。

<sup>126</sup>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325。

<sup>127</sup> 沈約，「檀道濟傳」，1342。

<sup>128</sup> 沈約，「少帝本紀」，66。

<sup>129</sup> 參看：沈約，「少帝本紀」，65。甘懷真認為皇位繼承，屬於皇族的「家事」，甘氏所提出的論點，是「當皇帝不肖時，皇太后是皇家的家長，故由她出詔書，代表皇家廢帝。大臣是無權廢立皇帝的」。參看：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國家』的型態」，243。

<sup>130</sup> 參看：沈約，「徐羨之傳」，1332。關於徐羨之等人在政變過後，選擇擁立較為年長的義隆為帝，非本文要旨，暫且不贅，但魯力對這項議題有相關論述，可另參看魯力，魏晉南朝宗王問題研究，102-4。

親黨中，集結了僑姓高門、江東豪望、流民集團、寒門小姓等等來源、屬性相異的政治菁英；同時，又擁有「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能夠獨立運作的軍隊。也就因為如此，文帝能倚靠著優勢的荊州武力為後盾，帶著在荊州所培育的僚佐，進入中央凝結成為一個穩健的權力結構。這也是文帝不若少帝般，能被權臣輕易控制的原因。

日後，文帝在尋求皇權集中的過程裡，除了對內發起嫡系班底勢力，對外聯絡手握重兵的檀道濟、王弘，爭取支持，並且特別收攏了少帝親信集團——如劉湛、殷景仁等人，<sup>131</sup>於元嘉三年（426）先後誅除了徐羨之、傅亮、謝晦一千人等。

文帝在整肅徐、傅、謝三貴勢力時，除了獲得原屬少帝集團人物的支持，還在事後成功攏絡了少帝餘黨，比如因景平政爭失利而被外放的謝靈運、顏延之、江秉之等人，都重新受到文帝徵召，返京擔任祕書監、中書侍郎、侍中、建康令等要職。<sup>132</sup>可以發現的是，文帝在元嘉初期，逐漸將兄長少帝所培養的班底，納為自己的嫡系，基本上日後也成為文帝一朝的主流勢力，像是劉湛、殷景仁就獲得文帝高度的信任，在元嘉年間權勢鼎盛，於文帝朝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 伍、結論

晉宋之際，劉裕在扶植義符接班時，廣納嫡系班底，或才學之士、天下膏梁

者，進入義符府內任職，這些人不乏後進之秀、少有盛名者，在出身上跨越文武、僑吳、士庶的鴻溝，是劉裕用來襯托義符位望，和建立對義符的歸屬、認同感，企圖營造義符的政治資產，為未來的接班努力鋪路。

劉裕時代，義符大多數的時間，都是留守於京師建康，名義上是其父劉裕政治集團內第二號人物，以及未來的繼承人。但是，也因為義符長期擔任留後的角色之故，造成義符的人際關係、權力基礎大多以建康為主體，使得與軍方勢力、地方派系沒有太多淵源，加上年歲尚淺，難以指揮官僚體系中的強臣勳貴，縱使劉裕生前一力維持，但成分來源複雜的統治集團，無疑是義符將來的隱憂。強大的派系勢力，卻只有一個劉裕能夠妥善駕馭，對於政局的安穩，有著不利的影響。

義符繼承帝位之後，是為少帝，政局全由武帝劉裕臨終託付的顧命大臣——徐羨之、傅亮、謝晦三貴及其聯盟勢力所掌控。但少帝所面臨的難題是，武帝轉移權力的時間稍嫌短暫，加上少帝的年歲、資歷又太淺，所以運作接班並未成熟，還沒有確切全盤掌握朝野派系。同時，他也不願當個受人擺布的天子，因此在景平年間，積極地布署能指揮得動的舊邸親信，進入權力核心，試圖集中皇權，像年輕新進的劉湛、顏延之、江秉之、劉式之與殷景仁等人，構成了少帝集團核心。受到少帝尋求集中皇權的壓力之下，不願將權力外放的勳貴大臣，彼此之間曾有著尖銳衝突，但為了維持既得的政治利益，拋棄成見，共同組成對抗少帝的政治集團，劉宋

<sup>131</sup> 參看沈約，「殷景仁傳」，在宋書，63：1681，載：「太祖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驍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sup>132</sup> 參看沈約，「謝靈運傳」，1772；「顏延之傳」，1893；「江秉之傳」，在宋書，92：2269。

內鬪便隨之而起，形成了在統治集團中，最容易被誤會為士族門第衝突的狀況。

回溯景平二年（424）這場改變皇位繼承的政變，少帝高估了自己身為皇帝的權威，在羽翼未豐的情況之下，低估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被壓抑的反抗能力與心理，最後事與願違，不僅集中皇權遂成泡影，還因政變遭罷黜而全盤皆輸，甚至自殞其身。主導政變一事的強臣裡，雖有被時人稱之為「中才寒士」、「布衣諸生」，但亦有高門士族在內，所以並非是士族門第間較量那樣的單純，也不見得是文化上的差異所致，倘若直接將之視為是高門士族勢力的再興，將難以反映時局的變化，似有過度解釋的嫌疑。文本中所謂的「少帝失德」，不過是執政強臣們尋求事變正當性、政治大義而塑造的藉口，以及解除少帝身為天子統治合法性的理據而已。政爭實以強臣之間為維護自身政治利益前提出發，彼此越過不同的家世背景和意識形態，聯手對抗皇權，共同求取成果，為內鬥的實質內涵。

景平政爭，無疑對於劉宋政局是個重大的變化，它暫時結束了皇權與相權分裂的危機，也造成了派系大規模的重組。政爭之後，少帝及其政權雖然殞落，但其親信黨羽並未隨之潰散，仍繼續找尋新的權力依附，影響劉宋政局，是世代交替、政治變革的關鍵時刻。如日後宜都王義隆以荊州集團為班底，入主中央，再結合北府軍系，吸納少帝餘黨，共同翦除徐羨之等勳貴大臣，成為宰制建康政局的最大勢力；而原屬於少帝集團的人物，亦多在繼起的文帝一朝日漸成熟，有著更為出色且積極地發揮，一同開啟劉宋政局的嶄新時代。

## 參考文獻

- 小尾孝夫。「劉宋以後北府兵軍事地位考論——以東晉末至劉宋初晉陵郡域上無實土僑郡縣的掌控方式為考察中心」。南京曉莊學院學報 22 卷，5 期（2006 年 9 月）：39-43。
- 中村圭爾。「《劉岱墓志銘》考」。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劉俊文編，145-7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毛漢光。「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成分」。在中國中古社會史論，31-5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 。「兩晉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統計分析與比較」。在中國中古社會史論，139-18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 王夫之（清）。「宋文帝」。在讀通鑑論，第 15 卷。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
- 王永平。「晉宋之際陳郡謝氏代表人物的政治傾向及其境遇」。在東晉南朝家族文化史論叢，21-46。揚州：廣陵書社，2010。
- 。「廬陵王劉義真之死與劉宋初期之政局——從一個側面透視晉宋之際士族與寒門的鬥爭」。江蘇社會科學 2009 年，4 期（2009 年 7 月）：209-16。
- 王鏗。「論南朝宋齊時期的“士庶天隔”」。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3 年，2 期（1993 年 4 月）：54-59，69。
- 北村一仁。「在南北朝國境地域的同姓集團的動向和歷史意義」。在社會與國家關係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牟發松編，261-94。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 司馬光（宋）。「宋紀二」。在資治通鑑。新校本。第 120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5。
- 。「宋紀十」。在資治通鑑。新校本。

- 第 128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5。
- 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國家』的型態」。在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199-248。臺北：喜瑪拉雅基金會，2003。
- 田餘慶。「南北對立時期的彭城叢亭里劉氏」。在秦漢魏晉史探微，376-390。北京：中華書局，2004。
- \_\_\_\_\_。「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石井仁。「四征軍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古代文化 45 卷，10 期（1993 年 10 月）：1-13。
- 朱堅章。歷代篡弑之研究：朱堅章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臺北：聯合百科電子出版有限公司，2015。
-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呂春盛。「東晉時期『晚渡北人』的形成及其不遇的原因」。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50 期（2013 年 12 月）：1-32。
- 李延壽（唐）。「王華傳」。在南史。新校本。第 23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
- \_\_\_\_\_。「宋本紀上第一·少帝本紀」。在南史。新校本。第 1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
- \_\_\_\_\_。「檀道濟傳」。在南史。新校本。第 15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
- \_\_\_\_\_。「謝靈運傳」。在南史。新校本。第 19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
- \_\_\_\_\_。「廬陵孝獻王義真傳」。在南史。新校本。第 13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
- 李昉（宋）。「偏霸部·十二」。太平御覽。複製重印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第 128 卷。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杜佑（唐）。「職官一·要略」。在通典。新校本。第 19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
- \_\_\_\_\_。「職官十二·東宮官」。在通典。新校本。第 30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
- \_\_\_\_\_。「職官三·中書省」。在通典。新校本。第 21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
- 沈約（南朝·梁）。「少帝本紀」。在宋書。新校本。第 2 卷、4 卷、41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王弘傳」。在宋書。新校本。第 42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王球傳」。在宋書。新校本。第 58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王惠傳」。在宋書。新校本。第 58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王華傳」。在宋書。新校本。第 63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王曇首傳」。在宋書。新校本。第 63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后妃傳」。在宋書。新校本。第 41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向靖傳」。在宋書。新校本。第 45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江秉之傳」。在宋書。新校本。第 52 卷、92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百官志（上）」。在宋書。新校本。第 39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百官志（下）」。在宋書。新校本。第 40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自序」。在宋書。新校本。第 100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何尚之傳」。在宋書。新校本。第 66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孝武帝本紀」。在宋書。新校本。第 6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武帝本紀（上）」。在宋書。新校本。第 1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武帝本紀（中）」。在宋書。新校本。第 2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武帝本紀（下）」。在宋書。新校本。第3卷、40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長沙景王道憐傳」。在宋書。新校本。第51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范泰傳」。在宋書。新校本。第60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徐湛之傳」。在宋書。新校本。第4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徐羨之傳」。在宋書。新校本。第4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殷景仁傳」。在宋書。新校本。第6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荀伯子傳」。在宋書。新校本。第60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庾登之傳」。在宋書。新校本。第5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張邵傳」。在宋書。新校本。第46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傅亮傳」。在宋書。新校本。第4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虞丘進傳」。在宋書。新校本。第49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蒯恩傳」。在宋書。新校本。第49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褚叔度傳」。在宋書。新校本。第52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趙倫之傳」。在宋書。新校本。第46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劉式之傳」。在宋書。新校本。第42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劉湛傳」。在宋書。新校本。第69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劉榮祖傳」。在宋書。新校本。第45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劉穆之傳」。在宋書。新校本。第42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劉懷慎傳」。在宋書。新校本。第45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蔡廓傳」。在宋書。新校本。第57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檀道濟傳」。在宋書。新校本。第4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營浦侯遵考傳」。在宋書。新校本。第51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臨川王義慶傳」。在宋書。新校本。第51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謝方明傳」。在宋書。新校本。第5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謝述傳」。在宋書。新校本。第52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謝晦傳」。在宋書。新校本。第44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謝靈運傳」。在宋書。新校本。第67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顏延之傳」。在宋書。新校本。第7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廬陵孝獻王義真傳」。在宋書。新校本。第61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 谷川道雄。「六朝士族與家禮」。在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一）：家族、家禮與教育。高明士編，3-2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 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在魏晉南北朝史論集，33-101。北京：北京大學印行，2000。
- \_\_\_\_\_。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周道濟。漢唐宰相制度。臺北：大化書局，1978。
- 房玄齡（唐）。「徐廣傳」。在晉書。新校本。第82卷。北京：中華書局，2010。
- \_\_\_\_\_。「恭帝本紀」。在晉書。新校本。第10卷。北京：中華書局，2010。

- \_\_\_\_\_。「郗超傳」。在晉書。新校本。第 67 卷。北京：中華書局，2010。
- 易毅成。「東晉、劉宋的北伐政策與黃淮之間的經營」。屏東師院學報 14 期（2001 年 3 月）：505-536。
- 林宗閱。「裴松之家族與東晉南朝的『京口集團』」。在身分、文化與權力：士族研究新探。甘懷真編，79-12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 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107-140。北京：中華書局，2011。
- 徐芬。「晉宋之際政治研究——以桓玄、劉裕代晉為中心」。博士論文，廈門大學歷史學系，2008。
- 祝總斌。「晉恭帝之死和劉裕的顧命大臣」。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6 年，2 期（1986 年 4 月）：55-70。
- \_\_\_\_\_。「劉裕門第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2 年，1 期（1982 年 2 月）：50-56。
- 張亞軍。「北地傅氏與傅亮」。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5 卷，8 期（2006 年 8 月）：61-65、69。
- 許嵩（唐）。「廢帝營陽王」。在建康實錄。新校本。第 11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
- 陳長琦。兩晉南朝政治史稿。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 陳春雷。「京口集團與劉宋政治」。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1 年，2 期（2001 年 4 月）：114-9。
- 陳寅恪。「楚子集團與江左集團的轉移」。在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萬繩楠整理，172-92。合肥：黃山書社，2000 年。
- 陳琳國。「論晉末劉宋軍功家族的三種類型」。中國史研究 1995 年，4 期（1995 年 4 月）：138-43。
- 趙立新。「南朝宗室政治與仕宦結構：以皇弟皇子府參軍為中心」。博士論文，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2010 年。
- 蔡學海。「寒門皇帝掌控皇權的機制——以劉宋為例」。興大歷史學報 16 期（2005 年 6 月）：97-146。
- 魯力。魏晉南朝宗王問題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
- 賴亮郡。「劉宋時期太子武備制度的演變」。史學彙刊 20 期（2005 年 12 月）：61-92。
- 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
- 魏收（北朝·齊）。「叔孫建傳」。在魏書。新校本。第 29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
- \_\_\_\_\_。「奚斤傳」。在魏書。新校本。第 29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
- \_\_\_\_\_。「島夷劉義符傳」。在魏書。新校本。第 97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
- \_\_\_\_\_。「崔浩傳」。在魏書。新校本。第 35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
- 魏徵（唐）。「地理志（下）」。在隋書。新校本。第 31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顧祖禹（清）。「江西方輿紀要序」。在讀史方輿紀要。新校本。3872-3875。北京：中華書局，2006。